



原件短缺

祖宗之故常聞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
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
便坐者塵纜一二而已故叙禋祀享升歌章樂藏
丁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
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
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
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監古銘物以自戒其
後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
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
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

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納諫
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
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
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為宋仁宗噫
仁之為言克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觀乎與
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
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
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名聲為韁鎖夫軒裳輝

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定以君
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
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
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
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宜一作且夷然拂衣師心
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滿乎其大雅之
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
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
俊良開賢科命卿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諸公車者
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倚裳摩跌揚臂以遊其

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笑相樂形
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
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播一作紳議者咸傷
冤之君方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
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為贈夫恆識
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
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
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
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
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

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願之良異日垂苑虹蜺
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竹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
一作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
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歛之識之亦賦
詩以為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虛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
北直國門當雙關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
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
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研苦斷

若鑿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通行天下凡水之
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
淺水濺上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為浮泛釣魴擗鼈可
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類怪盤絕之險而可
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
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
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
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駸奴從騎吏屬遮道嗚
呵後先蒸餼旁扶登覽一作覽登未同意已息矣故非有
激流上不魚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

早且閑者宜之備極德事乎聽參軍應之主縣簿
秀才陳生旅遊皆早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
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
樓聽八節灘晚泛舟晴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
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
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揚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為輕
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
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持相名臣達官居又不

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
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片而一二歲數之至
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
俟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
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
則所謂事者亦其不詳朝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
上府望門而趨吏庫以有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
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勢
勢卑且賤反甚於他州郡故為之者未嘗樂也然其
間亦有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眾莫能也戶曹參軍揚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
騎破虎鞵出入府門下人固鞞一作視而槩易之居
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
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
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疑傑然以獨立也子聰
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
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揚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
寬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也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
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
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
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
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來
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
客都中識君於交達辱之以交益當君之西也獲餞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
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山俞歸河陽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
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
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
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
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
然水珠者必之乎海求玉
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
場天子之西都雖亦
其亦珠玉之淵海

其文則雲
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
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
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
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來
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
客都中識君於交達辱之以交益當君之西也獲餞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
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聖俞真所謂禪然特
氣秀而色和斯然獨
親煇移佐河陽常言
此余嘗與之徜徉於
古宇則必相與吟哦
而暢然覺乎真蒸清
以吏事訖言歸余且
庸庸然所謂能先群
光氣之輝然者豈能
張應之字亦

而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濟
眾人中初為河南主簿
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
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
始而微然以相得終則
之益也故久而不厭既
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
而責於世者其異而已
之此

一曰名以制義謂乎
而無所言言則不能
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
應湛然而深有似乎
言者也然嘗謂謂仲容
之氣大凡物以至虛而
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
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
鳴必徹物致頭蓋蓋者
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

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
迷者一作以見亦遠余友河南
谷之為義窪而不盈動而能
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
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
凡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
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
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
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
致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

無窮士之以是為真
字曰應之益容以言其
德也君早以考藝文藝
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
以應乎物矣然方今為
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
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
進士登于科又同為吏于
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

尹源字子漸序

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
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
於於御里薦之於有司而
不中隱厚學優道充實有
一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
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
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
群居有隨宴周相語得
而然也敢為序以獻

今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占仁者迷人之義責言於其
交之所常辱者其友人源源在議中乎然曰
余無似雖不竊仁者之號奈嘗公君之道切刺
為最深是以既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以友慕
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違忽之少之可以進於
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
源又發於淵深且其作止也於詰訓既不類又無
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推禮家之說曰三王之各
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滿
今君

之字也。古文字之貴之，事業至其尤深者，亦又
為其間之璧，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
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
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實而加元服，服加而後，
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尊重其名，
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不顯義必常與名字，
下而始終，邦婁一小國，君子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
甫，辭者謂國不知名，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且也。
子漸行矣，勉之。

題賞字古之始

有元命其臣，貴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
夜惟寅，云者，奉陶飛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
和衷，或云者，奉陶飛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
者為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
亦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而以
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者，四之
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士者，又此。直識其次，集四已
至於此。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者，必有
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始謂命者，必有
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始謂命者，必有

也文王之世為商諸侯侯而紂為洛虐一燕猶
身一作服事之豈其生也古而自大之心而名
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教者而發其功業我孔子之生
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其史魚孔鮒又有饋者子則是
直為識別之稱未嘗有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
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云曰我
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實者何謂然因考于士取堯
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一字一

送陳子履赴絳州冀城序

予昔日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曰馮翊

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鄉進士自
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
中甲科為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
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過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
之馮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
出其文辭煒卓然有出於眾人矣又見之則挾其
藝以較於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
試其為政於終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
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以一無距今之為者其修已
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有不已而志又大焉

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
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
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
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
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子友
河南富彥國常與子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
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
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 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

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况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
官者得不貪以為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知以尚書
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
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於被知者之
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為秦官出入殿中督察
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茲治
獄以清風執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為之
至有伺水以為察剛訐以為直驕愚激俗以速名譽
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
儒沉正閑達大體然後審審主廷為天子司直之臣

况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為世名郎綠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頽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簪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蓋各賦域樸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摻祛為而作別又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為書無所不備故為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帶者執於象數以為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

夫而皆入於蕪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門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詳焉其為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易於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說地者蓋陵歐陽脩序

送方布則序將有無將不利二字作奸世資褚囊囊作

送陳經序而下北下作若斷斷作獨覽獨作登覽登作

相懷相下有群為二字旅遊無道暮已祀作三日日作

送揚子聰序無數其能出其頭角矣此河南

為望天下州郡無先者物之盛之遂特特字本

送廖倚序幾歲載一作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蜚本先膺二字作而精其下

字志高志作行察察作河陽諸本皆作洛陽按序云

而不至於此事言辭其終則則作事訖有下持

其持

淵且止同正

知源字序古仁者之一作古是以作而字子淵作以

胡寅字序之辭辭下有美之之文又下有禹之言信

有也言堯舜無言又直此又作文王之世宋文辨名昌

名下有古人之名字人命字之所道道下有作字說

有此三字

送陳子履序本姓本作陸按子履乃陳經也後歸燁然

韓作所以尚無以後悔後作一朝朝字本無此字怒博其

聞聞作致思思下有發辭辭下有

外集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五

序二

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
 名之其自號為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
 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
 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一作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
 自然之道也三氏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
 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關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
 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

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
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
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
蓋命有之一作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
不自戕賊而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
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
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
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忘身絕
欲鍊精氣動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
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

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士智任之自然
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
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恠故
其傳之文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
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
黃庭經而本者通承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
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嗚呼然
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
也吾視世人執奇恠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
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誤惑何惜

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求和石本為定其
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感世以害
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三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救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
至于一作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濫博州
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
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
幸田今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
以農田勑限甚者答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

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

於

宣德門外訴

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
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

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
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有

止

作緩急近而

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
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
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
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
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一壅之幾

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
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
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于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
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
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
今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
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今與主簿尉達之
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
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
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後子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圓冠
習矩步者皆違坎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
復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旂霜風動天萬竅
號怒搖鞭長助一作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
七日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
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
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

其引易曰差若毫釐探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
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
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
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
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而經解所引
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邪是亦不得為完
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
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
非一時又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文一事必以子曰
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

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
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
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
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
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
言何曷而後道尊一作其師之所傳以無傳也今上繫
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
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
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
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偽謬之失其可究邪

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况其文為繫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為繫辭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

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恠竒絕非世常言無為有訓故詁一作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為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家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

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
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
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家
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家象文言等參入卦
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
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此其源出於
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
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魏州時命治石橋小板一石中有月形石

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板葉老勁
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為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
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為信因令
善畫工來松檮一作檉寫以為圖予美見之當愛嘆也其
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
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為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四
歲而先人捐館某為元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
家時極貧汝父為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

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為七賢圖六幅與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一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其十許餘一作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闈某忝立朝懼真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十以為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完分而子勿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

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為作贊并序

龍茶錄後序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此一無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官人翦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但一作家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有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

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紙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也此九字一作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并中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醉令作為耆長往

來里中察姦民司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贏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中子死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蕪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

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改旁縣
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邠城尉天聖中河
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靖古險地多涂山而
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
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
必捕之既憚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憚將謀招出
之憚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課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
相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倍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
邀於山口憚幾不自免憚曰巡檢受名憚無功爾即
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使歸京師朝

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憚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
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
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憚至京
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憚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
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
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
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
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
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
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

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
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其處其在其所矣懌盡鉤得
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白我桑懌也煩媪
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二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
媪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
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
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
手殺三人凡二十三入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
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
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克

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遊
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
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按閤門核候懌曰是行也非
獨吾功位有傳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
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
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黃宗示予予謂曰讓
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
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誠何累也若欲
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己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
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於為官之理多此類

始居雍立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
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
粟盡乃止擇善劔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
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可甚長大亦自脩為威儀言
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捷且勇也廬陵歐
陽脩曰勇乃人所共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
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
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
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
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維

事乃知言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
但不盡知也憚所為壯矣而不知予女能如遷書使
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外集卷第十五

其生者

前年

四出

樂民之

關于州

關生死曲直

乎連于上非乎天
不樂而民志通者
已生人字交
于先之而已
不空而
及於民亦
三十三字
後下文
今與主
於主簿
不空而
及於民亦
三十三字
後下文
今與主
尉云不主簿尉
佐是縣
尉以夫
其行而以乎
二

十四日
及下月
大無
字二

送大原
乾德二年十月
乾德令尹歐陽其序

按是年六月
公
成判官
明年二
月當上此
信長未受命
時作

信易圖
至其
其有激云
而作有
其昔孔子
有元

字其事
無其
必以
夫子自作
所下
取對體
作

問引下
請以
其為
其屬
編作
孔子言
知矣
雖有述者

不必
其也
必也
其語
知矣
雖有述者

者下有不
得列于
學官
故上自
孔子至
于王
其
今圖之
所傳者
焦贛
費直
有有字
各自得
得之
言之

學無之
漢末
費氏
末下有

七賢
其集
作銘
七賢
畫事
示焦
生注
遠云
此篇

長樂
集有
信都
公請
作七
賢圖
詩其
序云
伏蒙
出示

先大
父所
作七
賢圖
事又
云咨
求學
文之
士為
之頌

公所
請作
詩者
不一
也而
回也
不肖
亦辱
於此
數則

伯強
無蜀
物一
文纂
作無
始為
贊文
纂作

龍芬
錄後
序
非序
文題
龍茶
錄後
尾又
一首
贈

作治平
元年
七月
十四日
嘉文
作齋
少齋
致治
平甲
辰七
月丁
丑文

桑維傳

本舉字無本往來文纂作往來里中四字作為

也也作夜入潛入其篋篋字下有中衣馳問里父是

二篋中凡推仆推文藝作轉運使文藝無嶠古險嶠字丁有

涂山涂作捕之字無之宣頭字無頭授名名二下有捕罪黜

巡檢者檢字下有其間作二見名懌至京此下脫輒出出

有者數日鮒作日民皆走居字作獨有無有三日有三後

字則携則自携其具携自不是是

某處礮作察其實察得非我我作送三班送下有與兵馬

卒誤復命復上而非我我作送三班送下有與兵馬

與下有嶺手殺作二而自伐而作與詐取譏也詐無與

字亦思之然無此以行無二廩作二廩見民見上又

善矧用字下有常畏常遇人遇之而能者精作偉

烈義作古之人有然焉文藝而不經知今人

有又懌所為然懌上有次第之馭字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為作贊并序今此卷

有其序而贊不傳

閱本桑懌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即五

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外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六

書一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部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
多事忽亭作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
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
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
一郡縣吏非無責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
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

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
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
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有
謂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
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
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
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
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
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
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

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
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
君子之譏著之簡冊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
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
不重邪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
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
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
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
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
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

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哉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精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尚使

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謹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章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

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感則舉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故啓事二
篇借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騰甚有儀坐而語諾
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
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
遂乃取羔羊雉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
又取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續畫之布以飾之然後
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設幣
匪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

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為
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
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
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取其知客之來豫諸玕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
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備其
辭暴練緝織之不巳使其之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
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准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
庭而禮加籩豆寶幣籠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巳

與張秀才第一書 裴

脩頭者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為事一
贊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為鄉進士精
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
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
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為足
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
干肝一作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閭謁者以道通作姓名
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
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俠陋不足自

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一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
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亦豈小邪得非磨光濯
色計之熟十之吉而後勇決以亦來邪今市之門旦而
壅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賣金而
求寶者亦之焉聞夫無亦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
天下之大矣亦為之輕重者
有矣予居其間其在亦是非可否不
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
誠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乎夫以無
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

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
姑道此以為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
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大古曲典一作等
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閱世病俗
古明道欲披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
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恙者也然而
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
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

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
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
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
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
濛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
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
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
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
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
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

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國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唐虞之道

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如一作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糾糾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豸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

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
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
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
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
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
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未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
所以云者本幸作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作
又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拜拜白公探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

西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
書之息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
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
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
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
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
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
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
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
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

示師頗得之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閱世之意
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
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
不可卒然一作卒語瀕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
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匪先陳之君既家
有是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
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
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
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
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

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
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補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
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
不及而反棄之舉世在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
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末
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况天下皆非之乃獨
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
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
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
視之母誨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

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
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為獨
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
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
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
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旬間將往視之
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若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
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

之不論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是過也僕見足
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
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
怒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
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
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
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
僕之言亦似未審者是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
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
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

虞柳之書者非獨是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
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
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
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
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
曰斷木為棋椀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
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
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毋夕丿之相近易之則
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
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
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
良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
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恠亦猶是矣
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
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
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
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亦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
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
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

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
安知來者之不知乎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
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
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
而不受貨一作財一作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文
苦小疾無意思不宣其頌肯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
一日至許州復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懽且博脩幸
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

之獻恩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
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踈淺一作
得蒙大尹于休德之幸以為離去眷戀之辭既一作
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察吏宜有助而閭閻獨
無能之過以為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
區之心以為忠懇又輒贊德美頌廣功業益休問以
為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若龜之神而再三顯
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
曉諭以為寵若其為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
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為政者

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
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
常此善為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
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
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
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早不蝗下民樂利天子
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
鎮俗雅一作救民愁無為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
之昔者孔子嘗為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
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

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其之所陳非
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為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
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
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
于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
以其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
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
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作三然直士之言雖
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采宜容
而納德者之言既往矣宜不足與之辯某士之賤者

政有十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
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
畝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
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
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
飾為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
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
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

功易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
其易則復慙聖人為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
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
所嚮若葉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收濟回視陸者顧
瞻惶惶然復思之入之有初於道德懷智慮而可
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
卻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悽
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楊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
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
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

外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七

書二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
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
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羨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
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
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
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
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為

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
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為天下士
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
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本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
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
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
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
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

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書其
謳謠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重仲舒司馬相如揚雄
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
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
雜滅裂不統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
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
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
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
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
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

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
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
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
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士閱書高論流鏤前後者
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
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
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
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
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
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

繼守而泯滅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
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其品也則正荀孟屈原無所
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發文也其書其
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
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
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柳子厚李漢之序退之
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推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
輝接少武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
乎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
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集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皋陶益稷之徒者。一作稷契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一作後一也。有方外邵虎申一作維南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眾。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羨。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相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

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入。疑其瓌傑竒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八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况得身出二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為。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圍執鞭扑。猶為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一有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

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耶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
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與
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
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
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瞞而
莫可望焉是真可悶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
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為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
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
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
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字之於楊氏不

為無恩矣其不肖其莫一作能繼光一作大先君之世而
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
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耆龜而決然用是以自
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
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
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頊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未雜文十篇竊嘗覽之
驚歎不已其毀譽為數短篇充為篤論然觀其用意
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教

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真所以
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辨而深切中於時病
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
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
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者此者蓋必欲其至一非極致
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
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脩謹自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定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
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不姓名是時予年少未

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
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則其
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
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
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
疑三疑之一作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

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
辯以示人孰不變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
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
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
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
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
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好學通古
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
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
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

執重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
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情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
一辨不執一忤宰相以近則禍此及庸人之常情不
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笑足下之不
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
畏復譽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
不致為乃愚者之不遠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
員外郎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
天子所信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

明帝所不喜是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
時呵下一焉天子辨其不實反默默然亦無一語待
其自敗然後從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
相以忤意也實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
為也下也責以為不實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
言言也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
言科也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
賢也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
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
不實諫而不口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諫邪是

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
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
古劉越雖後猶被褒稱今希文與道輔皆自諫諍
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
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
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
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
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
能以面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

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遺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又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如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繞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則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

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感不問可知所渴
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
却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
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
幸又聞夷陵有米麩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
茶笋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叅轉運作庭趨始
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
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大深以取直爾今而思
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聞於朋友此似未知
脩心當與高壽壽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

責之非以朋友持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
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立脩心也師魯又
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
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
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亦至竈門作
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作日日有也
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作亦是不憤
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破斧
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負義則趨而就
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彼死有就死知

其當然亦不甚對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
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
事而說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而有一
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
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
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
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
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
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殊
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

於文牛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
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
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
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
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明啖自出京愈
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
夷陵有一路紘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
矣千萬保重不宜脩頌首

同前

某頓首白荆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

日到縣倏然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
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
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為師
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為少事且遣伊入京師
於今未回前者於宋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
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
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
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宋公以故人上相勞慰
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
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

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前存其大要至如
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
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
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
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采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
取法此傳為此外亦有繁簡本中願師魯亦刪之則
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為紀傳今欲將梁紀
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歲之議其
他列傳約略且將近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
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為二分字作傳不知

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
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
亦是榮事今特告衆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
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
春寒保重

同前 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遠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聞附狀
蓋書生貴以錢就使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况其
素懶於作書也然有聞師魯勸止蘇子美事深欲論
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為是甚置其善子

足雖不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為益不少晉路師魯少
所樂遊其死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
死年月斷定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
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 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鄭推官計
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
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
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

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雨
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
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為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
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
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胷中但向聞師魯有失
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
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苦初失時脩素
謂諸君自為寡情而嗚忽世事者尚如此况師魯素
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忍自不堪又
欲進得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

黑者其不如意者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
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
歡戚執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
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
佳

同前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
又卧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
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卧在牀
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

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
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為慰。寫朋友號呼之痛子
漸平生所為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
惡較壽夭吾徒所為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
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矣百人也脩往時
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
惟於故人書問尚有道慢之解在因子漸亡道思數
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彊於書
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子漸為人不得縷述
脩自知之然其所為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
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
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堂
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
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
為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
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
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
首復書于判官秘校是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

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

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已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傅而學出已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羞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而輒竒凶其狀可為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

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
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
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
臬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
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
使與州校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
官遇之喜心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
温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
而改為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
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危而得

其所為以無
不知自改也夫
厚美君子之
布所懷不勝區區
士窮莫不欲人之
則天降且降
雖因弓手運

外集卷第十七

公言

公言

公言

公言

公言

念其有聞於先

念其有聞於先

念其有聞於先

念其有聞於先

念其有聞於先

公言

公言

公言

公言

公言

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
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
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
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
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術長而恥短則是
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
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
短不當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
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頗得君信任還今者
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交熟千卷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脩塔脩違去門館今三年矣天恩重之遂不敢自齒於
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也而奏記通問猶時曠闕
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
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若其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
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以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
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意下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
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
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餘次去取頃
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哉故雖編撫甫就而首尾

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
藁爾之質列良作於囚拘瞻望門墻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作第一書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
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
自守不妄接人雖言即言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
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
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為遠近親疎然者也
僕愚孝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
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為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

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
不弗廢而聖人之書始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為刑
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
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與以言而
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
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
其成焉

答孫正之作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
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

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而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而作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為過失以取累一得為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為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為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為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為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

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為未可則願有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為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徒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疑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比有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

方所一作在近郊數大家之間國經以為儒翟先生碑
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
道不仕以教學為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吉
儒魯先生碑一作先生碑一作先生碑一作先生碑一作先生碑
與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
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
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
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
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
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跡悉以條示幸甚幸

甚源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
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文
文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文文位望並隆然
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
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
有限耶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
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
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

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
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有諂
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
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勸名
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
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
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言之
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
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

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
道終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
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頃春水下汴某歲
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是以盡區區身賤力微
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度長之恥慚愧慚愧不宣
某再拜

據此多乃當時不
作既與力不

與陳負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來上府得書一角身有少吏事

不皇作報既而脩有惑者私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
親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有從齒序跪拜起居
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親之意奈
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遠以尋
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
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
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
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
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仕來曰移曰
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飾者則

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
則曰牒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
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
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為重務
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為之狀及五代
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
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偽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
古以為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
俗所為積習以已一作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
師友締交遊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勸勉之意猶

為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
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况又用之於有從齒序
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
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
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為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
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
迫於促裝揚秀才旦且一作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入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
曰一覽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

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
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
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
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
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
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
三代之衰由子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
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質與其當時之事移
世莫及者其所以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
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

則不能篤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拘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一作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傳則無所發明而究其

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疑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慮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其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
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
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
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為大
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為
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為如何但日冀公私蒙
福爾春暄千萬為國自厚一作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
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

以為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為然
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
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
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
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
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
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
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
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
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

仲尼曰吾其為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
反之甚邪故其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
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
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
讀之未暇不陳君之所為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
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
脩亦粗塞責不愧于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
之人甚善甚善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

外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九

書四

答宋咸書

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為答茲者
入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
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
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
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
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
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

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為如何尚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為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宜其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

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係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無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為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緣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

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其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緩一作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為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冝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記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其之不可諭也秋暑尚繁伏惟為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馬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

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
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穎在穎逾年差自適然
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志于心
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
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
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
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
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為宜
爾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
脩同否况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

其之戀戀此其與其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
物之宛然復思一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于其間
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
邪其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
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尚
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為恨也去年
辱書于穎又容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
判然以為士之相知或相追於異世

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
為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其於足下不必見其文
章之自述然後以為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
而愛之不已以謂閑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
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棘有求於足下者譬之
垂涎已啖一嚙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
怪哉幸足下無惜書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
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
士不自重禮俗苛簡之使然雖僕人人自求其家猶
不可得况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
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思有未
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求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
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為得之矣載初
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
授庚寅載初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
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已亥乃一百四

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為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為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嗽無棕姑此為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諭燕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做為明守而密代亡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

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為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如一作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脩再拜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為見殺於憲無所損

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為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為錄示尤幸日痛草草不次脩拜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盛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夫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為思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

鞞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為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為軍級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憲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後是過更盡高議可乎脩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為况清佳前日貧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

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
其時為幸脩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
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脩啓專人至尊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
要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謂卜日尚遠遂未曾
銓次忽忽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為一兒子患傷寒
三次勞發已三字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迫
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為之辭亦不工
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

誌文脩雖遲授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
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
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關速也苟
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矣況治命不用邪若葬期
未有日可待即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
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為便緣脩文字簡格止
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
於紀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恒自
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續得
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大尉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門

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墓負知己者范尹二家
亦可為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
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
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為病
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來自愛

同前

脩塔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
今已撰了為無得力人遂記李學士送達脩愚鄙辱
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其未有若脩之
勤者脩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

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
分然以表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為
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
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
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如所提刑然又不知尊意
以為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真相書而字畫不怪
者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名乞數本
為人來求者多矣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第蓋早了

善非禮院定謚曰正獻

音同

正

有

名

知已今不可得每臨公事

知感涕爾漸

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 小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侍請入閣儀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開是開延英亦起年年五日一

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都孤陋於不詳乞示

其本末

外啓辱示甚煩幸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

劉原甫問此一事不為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

宮所緣昭宗朝誤緣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

欠蔡宸入閣本制也然不初今乃入閣却御前殿

之對與八閣合儀制失自昭起居而察正

衙自明宗失之舍元大殿大朝宣政常朝朝之正衙

已朔望以下此入閣之漸食不復御正殿始於便殿召入宰臣

延英便殿亦謂入閣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

蓋漸寒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前殿入閣

延英入閣仍於一度開延英一日中九度開前殿入閣

朝並於文明殿行入閣皆非便殿或指朔望宣政為

誤閣也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為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啓邨曩一作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

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筆罪戾

擯於水陸奔走顛危西跡兼之人事古凶憂患悲愁

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矣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而一作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徃徃取之而不思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一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者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

景祐三年

續添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徃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

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為慙自冬涉春陰
洩不止夷陵水上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
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
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
磨飾潔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
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
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
學者非一家其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
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吳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

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
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
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
強為則用力艱難於前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
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
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竊讀足下之所為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
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
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
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棄

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
賢明巧正規誥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為報以塞其
歎某頓首

其一本與類集有答宋秀才一書首尾意頗相類

其二居士集有答宋秀才一書首尾意頗相類

用字或不同

外集卷第十九 按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湯

其未云屬出疆忽忽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

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為答得非

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答宋咸書 茲者人至 此下有一字

與王深甫論 前世 真蹟世字况一人之力 真蹟

下有以字

同前 以集古跋裴公紀德碣觀之則此帖正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屢疑

同前 代亡代一作

與秦君謨書 自三代 此下一有秦漢二字 奔走 此下二有山不

足以示人 不字上一 自傳 此下一

外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為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為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為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始庶幾至其稱舜之所為則曰好問而好察通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

外集卷第二十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為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為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為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為相後之人言為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與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言之事大槩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為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

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為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

有十二閑之馬而六鄉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
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其牧養之地
八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
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
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謚議

贈大尉夏守贊謚議

議曰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
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
命死道塗得謚在也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遵

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
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參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
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永和再駕河北
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
驅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
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
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廢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
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
以節惠謹合二謚謚曰忠僖謹議

齋文

順祖惠元宵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忠元宵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取隘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諸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威亘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頭鈞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毋喪歸祔先城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

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糟麥爲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神之所作其忍不爲溥奠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

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訴刑
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為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
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
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
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
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為病
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
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闔之

祭東嶽文

其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開方巾車而即路屬暑雨

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天造象神之惠賜以不違地
清飈而散陰暴秋陽以洞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
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為報一觴之潔謹用薦哀尚
饗

祭金城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肅陽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
夫人之靈備遭旱暵之憂在哀我護喪歸葬千里之
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所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府文

嗟吾深甫孝悌化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

為之恥富貴不為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
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身窮於陋巷而名已
重於朝廷若夫利言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
眾而不徙臨於得而不可惟其知子於初世徒信子
於久念昔居穎我杜而子少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
送子千泉吉人所告必有足邦之友况如子者豈止
一邦之賢舉勝永訣夫復何言

外集卷第三十

外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一

石本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
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
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一王無疆為
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
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其多
子息遂以為氏當漢之初有仕為涿郡太守者子孫
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十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十乘

之顯者曰生字和德為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道王倫之亂見殺其兒子質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任不齊不顯至其孫頽頽子統仕于陳統子詢詢子連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宗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為吉州安福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將之呈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為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歸

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欵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一士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口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截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列其世次為譜圖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

俊

生一

翔

生一

葛

伸

生一

宏

生二

至

儀

生四

猛

生二

麗

谷

生二

煥

寬

生五

曠

昊

曉

照

鑒

霈

曉

藹

脩

脩

任

生一

柔

生三

戰

生一

信

生一

端

生一

偃

生三

觀

生二

二姓二

宗古

一姓三

宗道

一姓三

宗頽

一姓三

宗閔

一姓三

宗孟

一姓三

宗暹

一姓三

宗凱

一姓三

宗勳

一姓三

宗景

一姓三

宗景

是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疎宜有詳畧其上世遠而支分疎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于吉州

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邦關

一姓三
 一姓三
 一姓三

佺生二

一姓三

宗景

佺生二

一姓三

宗暹

一姓三

宗頽

一姓三

宗閔

一姓三

宗孟

一姓三

宗暹

一姓三

宗凱

一姓三

宗勳

一姓三

宗景

一姓三

宗景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

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為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

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三不

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柳字可封仕南唐為武昌令吉州軍事

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

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柵鄉人以為孝德

所感為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

樂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師中書

令夫人累封楚國大夫人

七田府君諱俊第三仕南唐為洪州屯田院判官享

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仲第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破夫

人蕭氏

七田府君諱儀第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小官

至七田即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州

之乃改唐之文廟鄉安德里為儒林鄉歐其

所居履順坊為其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一夫人
王氏

處士諱仕博姓字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博四仕南唐為靜江軍團練使

據宋史相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為靜江軍團練使善憲秩南唐官品異享年二十有五葬官一夫人郭氏

十有五葬官一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博四少以文學著稱南唐耻從進士

舉乃許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為文十餘萬言召試為

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

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許佺博四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

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傲博三仕皇朝為許田令葬奉新累贈

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翔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為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

外郎葬博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為封州司理參軍英早未坑土人處

工部府君諱或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弟

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為人方

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拜

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為

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墜地家人

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

君永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

吉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累封

魏國大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瀧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為鄉里所稱葬烏龜

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嘩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

官負外郎陞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

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

教之如已子享年七十有九榮安州應城之彭樂村
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通
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慶士諱翦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
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閔饒八州為政務
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
遂築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顛為三班奉職

直府君諱瑱為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未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
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下至五世玄
孫而別自為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
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為別凡遠者疎
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
自為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
略者不遺也

互見親疎有倫序此例而審求之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山 歐陽里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裔禹自帝少康封其庶

子於一作會稽使守一作祀傳二十餘世夏商周以世

傳至於分常九堂之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

平于王與立自地傳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

所滅其緒族子分散居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

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為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

烏程歐餘山之陽三十一大字一作而無疆之子孫

其後子孫遂以為氏漢高祖滅秦行無疆之七世孫

有傳復以為王使秦越位而歐陽亭侯事

之後有仕漢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

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之和或居冀州之渤海

海其居千乘和之顯者曰字二姓和伯仕于漢世

為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其居渤海

勃海字之顯者仕于晉最顯五無曰建字堅石所謂勃

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

兄子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于南仕于陳

者曰顧威名著于南海顧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

唐尤顯皆為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為封望自

通三世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為吉州

吉水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為安福縣令萬生某某
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
人於世次為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
福府君以來遭唐宋五代之亂江南隱于僭偽歐陽
氏遂不顯然世為廬陵大族而皇祖卿一有鈔府君以
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
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興三十
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
又三十年以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殆
將三十年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

六世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踈而其達於仕進者何
其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朝叨
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
聞夫無德而祿厚也適足以為身之媿尚敢以為親
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
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
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
為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
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
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

賊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空有被其陰德者顧某
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八祖
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
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故圖其世次傳于
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官封
名謚與其行事則具于譜至一本自其行事則其
五十七族曰舉曰改曰以曰其族南奔已而晉室大亂
陽吳郡豫章然皆不顯而質之孫族隨晉渡江散居
孫曰景達仕于唐無所稱至其孫顧于長沙其七世
詢刺史通子孫因家于吉州遂顯八世生萬萬又為吉
州安福縣今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其居吉水
而譜著廬陵縣儒林鄉歐陽里為定居廬陵或其居吉水

景達家于長沙之臨湘故自顧至通史皆以為臨湘
人而詢之舊譜則以渤海之重合縣都昌鄉仁貴里
為著定者亦因其舊矣自將皇祖始居吉水之沙溪
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屬永豐今譜雖
著所陵而降之世實為吉州永豐人也自唐末之亂
七族亡其家譜今雖顯其名多失其世次譜舉由
是廢絕而唐之遺族往往有藏其舊譜者時得見之
而譜皆無圖豈其亡之抑前簡而未備歟因采太
史公史記表節玄孫而別自為世使別為世者上承
上自高祖下止玄孫而別自為世使別為世者上承
其祖為玄孫下繫其孫而別自為世使別為世者上承
親備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
凡子孫之多寡夫准多與久其勢必分此物之常
也凡玄孫之別而自為世者各繫其子孫則上同其
但而不親其親疎如出則子孫多而
牙則雖博雖遠而無窮此讓區之法也

譜圖

景達子生二僧寶子生三顧子生二紇子生四詢

亮

德

器

胤

約

盛

遠

顛

倫

通

琮

自琮以下七世其譜亡琮世孫曰彪彪弟曰萬

萬生某某生雅自萬以世次具如左

萬名亡子某雅效

謨

託

遠

長子名亡

第二子名

楚

詢

長鄉

蕭

子

幼讓

世孫曰彪

弟曰萬

萬生某某

生雅自萬

以世次具

如左

楚

長子名亡

胤

盛

遠

長鄉

顛

倫

幼明

琮

世孫曰彪

弟曰萬

萬生某某

生雅自萬

以世次具

如左

楚

長子名亡

託生子二

鄴開

鄒生子八

俊生子一

翹生子一

葛生子二

仲生子

顛生子二

至生子

儀生子

猛生子二

起

儀生子

猛生子二

綬

儀生子

猛生子二

麗

儀生子

猛生子二

煥

儀生子

猛生子二

炳

儀生子

猛生子二

曠

儀生子

猛生子二

曠

古自專新... 晁

載生子一 晁

素生子一 晁

信生子一 晁

偃生子三 晁

觀生子二 晁

旦生子二 晁

宗古

宗道

宗顏

宗閔

宗孟

凱

勳

景

昱

佺生一

翦生二

傲生三

頰生二

顛生一

頊生一

此譜圖與石本有微不同凡類惟子孫處多寡

右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越其後子孫散亡不

可悉述其不可紀者千乘渤海之後蓋其後亡在乎
入存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其世輒沒不
見可不述哉千乘之族以尚書顯于漢自生傳歛八
世繁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遂微弱
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於今然或微或絕中間失
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
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
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
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大
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

其世次為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舊譜前列
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
中丞王僧孺尚書兵部馬將臣晉暫等上又列唐吏
部尚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多載
千乘之族至歛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
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和而譜自涿郡太守
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有其夫人曰
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睦字公安睦夫人陳氏主
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
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為博士其

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
子曰遠字叔遊遠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彥士
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
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夫人戴氏
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必翁天人孫氏生子曰歛字
正思漢氏以歛為和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
又云容受尚書於伏生自容至歛八世疑漢所謂歐
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
容字和伯於義為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
而譜字彥士小不同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無可考

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謬者皆不錄
錄海之族自景遠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充
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
證錄乎左以俟乎將來自以後歷序請中名姓官籍
壽數喪莫及天公名姓官籍
定可紀者各
隨其人紀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
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去孫而別自為世如此
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績於譜者不勝其繁宜
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各之近者親者詳
之此人情之常也公孫別自為世則各詳其親

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畧者不遺也凡諸房
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謀互見親疎有倫宜視
此譜為例而審求之

外集卷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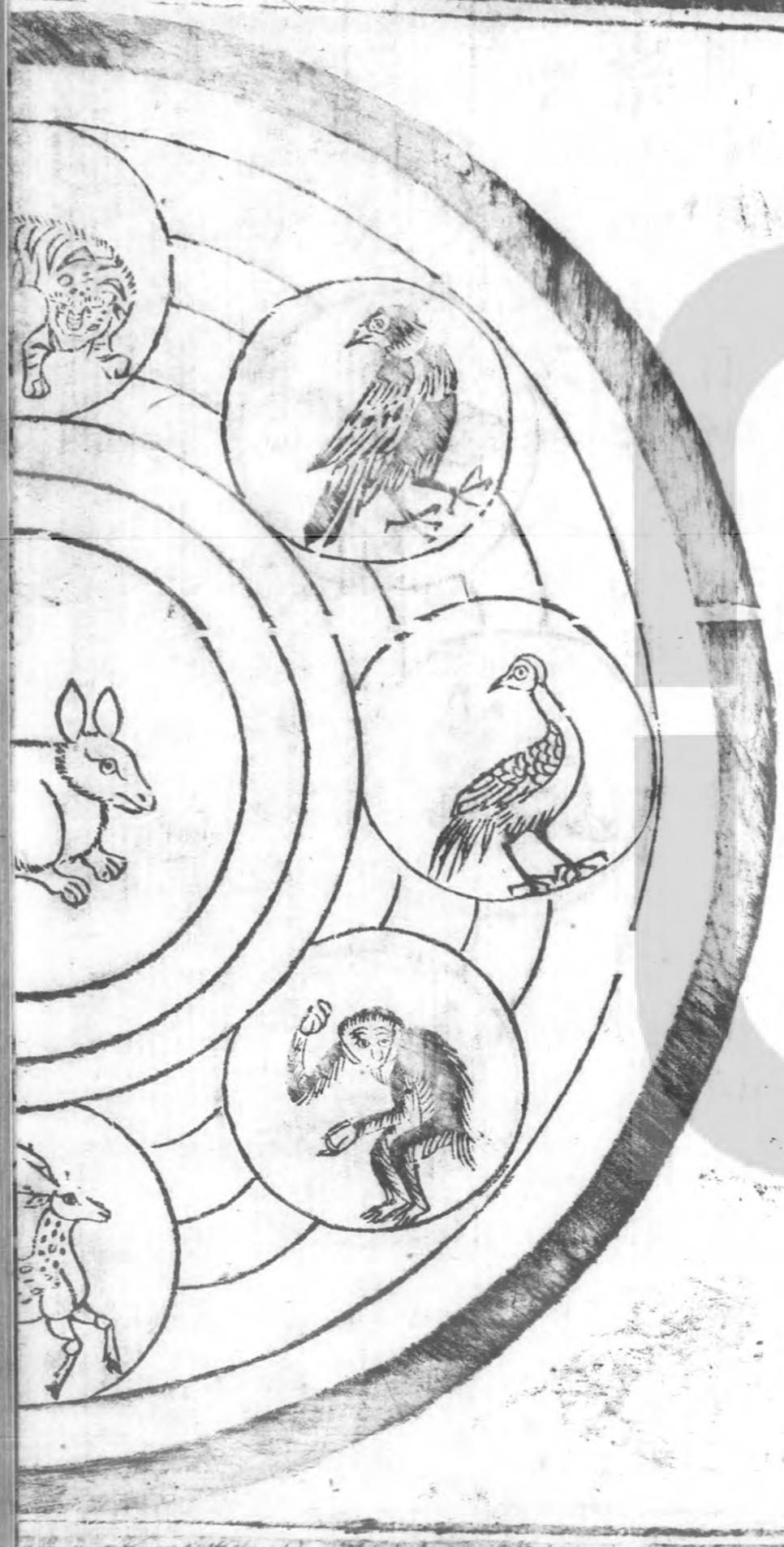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
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
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
為正而存集本於後

集本歐陽氏譜圖存凡玄孫祝字社一字彥士作世

又作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
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
皆名曉豈曉嘗出繼耶又集本肅生一子顛唐書
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
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九射格



歐陽氏十一

九射之格其物九為一大俠而寓以八俠熊當中虎
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
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為羣居之
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為酒禰起於爭
予而為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
為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
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取故射而自中者有不
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為樂
而不耻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為三籌
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籌以備也凡今賓



主之數八人則入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
人而又少則入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蓋之以籌
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
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
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
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酌則飲籌而復探
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
所以歡然為樂而不厭也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

此

